以下是关于本人在玄武实习的陈述，因为时隔两年，时间线主要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还原，不一定精确，但包含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以及 authorship 纠纷的由来。

2021-03-02: 陈昱给我描述了他发现的一个指纹认证攻击方法，能绕过所有手机的认证，任意图像注入都能达到爆破的效果，希望我能帮助写 paper，还会带我参加 GeekPwn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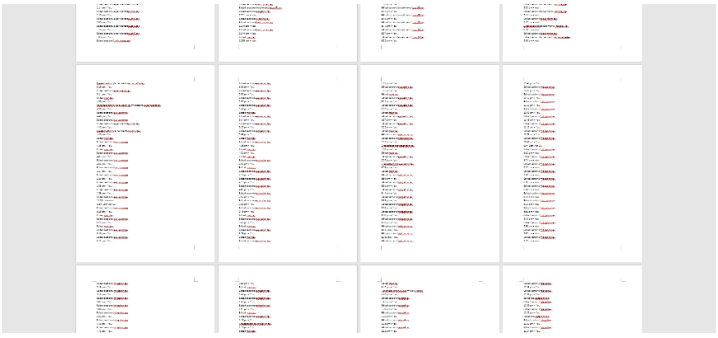
基于他当时的描述，我的感受是这个 work 已经有完整的技术路线和实验结果，只是需要人帮忙转化为学术成果；因为他本人是博士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参与写作，自己只需要提供一些辅助(本人之前刚投完自己的第一篇 paper, 实习本来是想换体验, 不想写 paper 的)。因此，一开始我的心态是能参与、学到一些新东西就很好，并不在意作者排序。

最初的计划是 5.21 的 NDSS。我首先开始了解 related work, 想给这种攻击一个确切的定位，以及怎样描述他的 contribution

可是跟进后发现他只是在一台 one plus 的手机上做了一种漏洞（即文中 CAMF，一开始我想的叫 CAF，取自经典的 UAF 漏洞）的验证，攻击限于图像重放，而他最初描述的任意图像爆破都只是理想情况，并且希望我来完成图像处理和生成部分的实验，把本组无人用的有 GPU 的工作站搬了出来，放在我工位旁边供我实验。另一方面，overleaf 上的 project 他却碰都不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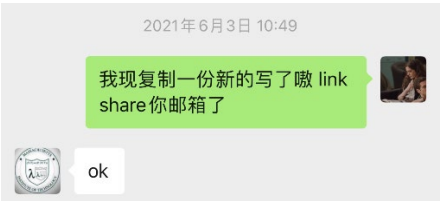
我基于风格迁移设计了实验，并到达了不错的生成效果。他的其它一些实验也需要我来做辅助和软件端的处理。即我一直在跟进实验，根据他的结果来调整需要 claim 的 contribution 以及设计的实验内容。

Overleaf commit history 他毫无 contribution 的部分证据: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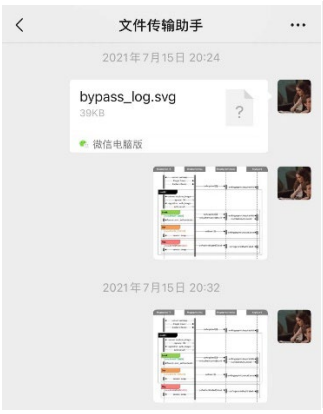
4/5 月他跟我商量改投 6.8USENIX，其他手机上的攻击板制作以及验证都还没有完成，然后 GeekPwn 也由于一些原因参加不了，我第一次明确跟他提出想要共同一作，我在这个 work 里的参与是远超出一开始的预期的。他表示自己也读过博士，从他个人的角度可以理解我的诉求，也愿意以此来激励我更快的写完 paper；单按贡献，论文只需要挂我们两个人，但出于公司的制度，老大（tk）和组长（马卓）也需要署名，如果要把我放在共一，是需要向他们争取的。此外，他明确表示的是，挂我的导师行不通；不过之后可以继续扩展，投期刊或做对抗攻击相关的内容，可以由我来 lead 并且把我的导师也 involve 进来。

于是我就继续写 paper，期间我继续加班，还出过一些他跟我说组长可能要离职让我新建一个不 share 他的 project 之类的小插曲



事实上，6 月初的加班他并没有来，只有我去了公司。他大概是准备好了不投这个，deadline 前一天才告诉我，我们改投 9.3 的 s&p。这次我有点生气了，再次询问了他共一的事情，他说跟组长讲了，但还是没有明确的说法。

我虽然有情绪，但还是在继续完善 paper，比较天真的想法是只要我做的够多，总能拿到自己 deserve 的



之后就出现了 s&p 前几周他跟我说，由于漏洞新规不一定能投，要删掉一些内容的事情。然后和组长（马卓）一起找我聊，给我两个选项（1. 共一：由于漏洞新规，删掉现有实验中关于鸿蒙的部分，投 9.3 的 sp 并且能中；2. 二作：他们等到确定漏洞能处理好的时候处理投稿，后续修改不需要我继续参与）。后来他也私聊我，建议我拿二作：

2021-08-13 由于已经有些不愉快了，并且想尽快回学校，最终我就选择了离职。

补充一件离职时候碰到的恶心事，当时的组长马卓把我后两周的出勤给销掉了，因为周报里没有和改这篇论文相关的内容（其实我是有在改论文的，overleaf 记录为证；但那个时候就是想表达自己的不满才不在周报里写的，还是太幼稚了）。
本来我就想尽快离职，也不计较自己之前加班的天数，他这顿操作真的非常气人，我就让 chenyu 把我有明确加班申请的天数补回到出勤里了。这个人后来确实也离职了，他的自爆见微博 hyperchem01527

回校之后我也整理了关于安卓指纹认证框架的 blog，基于 chenyu 的承诺，我避免了任何论文可能相关的内容，也没有把初稿挂在 arXiv 上。没有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只能说是增长社会经验了。现在 arxiv 上的版本就是原来的初稿（最后修改在 2021.8.9）